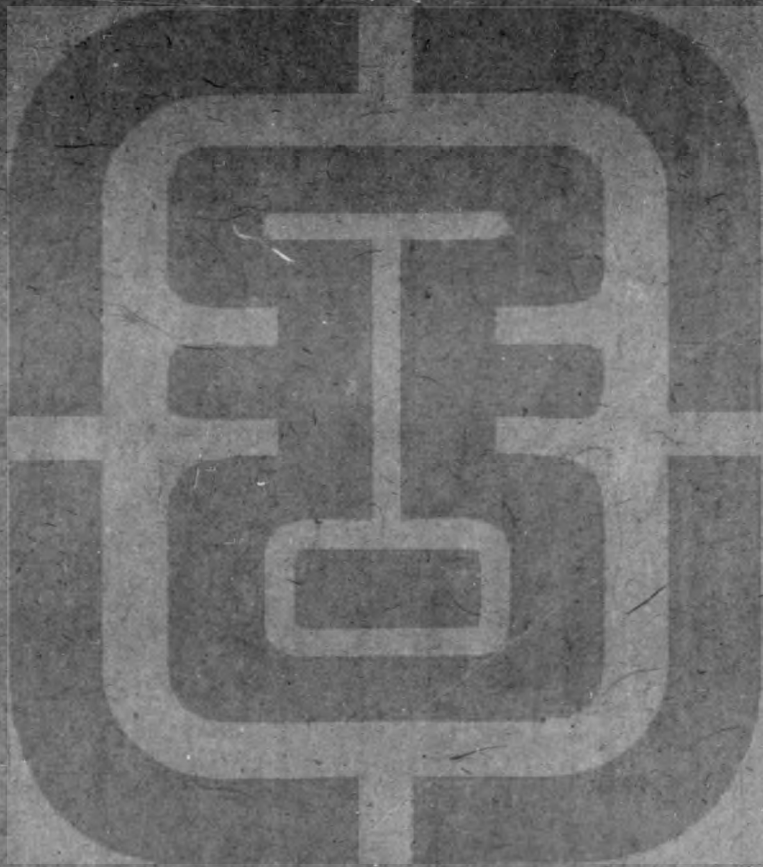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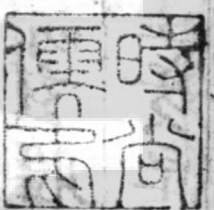


昭
明
文
選
面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憂念勳章樹贈答

中興謝靈運曰東晉中興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

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
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曰鑑

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

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

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

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

王逸楚辭注曰在衣賦曰懷毛萇詩傳傾城迷下蔡容好結

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感激生

憂思緩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

誰猶有感激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

雨杲杲然曰復不出猶我言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

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字如何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

傷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為為與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與李顏延年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

桃李不言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

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繁華有憔悴

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雪

夕之山下為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居言欲從之

郭璞曰杞枸杞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

手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

暮北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

書曰凝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

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

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玉出

獵江渚有火若雲虬兇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

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

善謀安陵善知時歲陽君釣十餘魚而奔因泣下王曰有

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

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

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

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

魚也亦將奔矣安得無涕出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灼灼其華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折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攜手等

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願為雙飛鳥不翼共翱翔建安

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助交者

以色助入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與

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

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

求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挑斷袖

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

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

循東道張晏曰馬從東西而來東

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

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西北忽由春秋相代若還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蓋曰鄭玄

禮記注曰清露被阜蘭凝霜露野草迅疾也楚辭曰皋蘭
託止也已見上文古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
能常美好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北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翳

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慨懷辛酸怨

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公悲東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

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

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

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維同天

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

已見左太冲詠史記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右之賢人

曰怨乎曰求仁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楚辭曰秋初開也

而得仁又何怨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多言焉所告繁辭

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善微風吹羅袂明

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古辭孔叢子孔子歌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

輕薄兒誤之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帝趙后飛燕也李

孝孫劉嘉字

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
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用常苦

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

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

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

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

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

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

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侍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

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好相拘帶五色

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軒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

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距至也子好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

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

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膏火自煎熬多財為

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自煎熬多財為

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

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

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

膏以明自煎熬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

哉善曰明莊子曰山木自寢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國經曰東有三門最北

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下有采薇土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

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土上有嘉樹林齊尚不食

周粟况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

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顧延之曰史

記龜策傳曰良辰在何許凝霜露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

無蟲曰嘉林

起重陰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

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

辰而特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

哀音

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冕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

夫百草為

之不芳 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沈約曰致此彫素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札記

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

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此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

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顏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

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逸楚辭注曰小曰丘丘王 千

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娛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沈約曰自我以

前祖謝者非一雖或枕驚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

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祖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為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常昭曰

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

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毛詩曰率彼曠

茫之無涯毛萇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

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茫茫廣大貌

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朔風厲嚴寒陰氣

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

下微霜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羈旅無疇匹屬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疑為霜

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

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君子失其道也

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

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主夏火性炎上故謂

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子曰志

曰載雲旗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徘徊

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願覩

卒歡好不見悲離別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

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迴風吹四壁寒鳥

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

則以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

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北有獸焉與叩叩距虛此為叩叩

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

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

蛩蛩負蹙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

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

子當路於齊晉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

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

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寧與鸞雀翔不

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

追而為侶而欲與黃鵠北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遠短翮

鵲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絕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

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

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故美叔姬可與晤

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声北里之舞礼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上

國之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僂趣荒淫

音也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被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離子喬

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為見其法不滅故云

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

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

長曰慰其心也

港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皋蘭被徑路青

驪逝駸駸阜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于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貌駸七

林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

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朱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目為朝雲朱

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

諫楚王曰鄙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快彈右

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

蔡聖侯因其頸為的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

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

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手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池之塞內投已繩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
是乃執珪中投之封以為陽陵君廷叔堅戰國策論曰因
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大好也孔叢子
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
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說文曰嬰見上文如何乘苦心矧

復值秋晏淮南子曰晨風懷苦也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爛蕭瑟含風蟬寥啖

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慢

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耿介繁慮積展

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

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

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鵬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

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頗悅鄭生偃無

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鄭均字仲虞東

取白衣官偃謂偃仰任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

拜議即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未知古人

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賦賦序曰染

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翰秋與賦序曰染

賦高臺驟登踐清溪時陵亂爾雅曰水正頽魄不再圓傾

羲無兩旦魄月魄也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

形丹青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嵇康

有白首賦 因歌遂成賦 聊用布親串 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勳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

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

列仙傳曰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

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荀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

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乃盤遊無度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 歌曰遂邇不復自嬰也如適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

機兆策馬遊近關 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

其入遂行從 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

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

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濬圖密已構成

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技而

惡有人災救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恢恢六合

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 老子曰天網恢

海經曰絃維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松柏隆冬悴然

後知歲寒 孫卿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凋論語不涉太行險

誰知斯路難 淮南子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

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 平聲 孟子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上負

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

答以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

念皆遘凶殘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

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

瀾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

藿與沈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

嵇叔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

不造言家哀榮靡識越在緜緜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

道未成也在緜緜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緜為之廣八寸長丈二

以約小兒於背上常昭漢書注曰緜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

兒大籍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稽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

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特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

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所尚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託好老

莊賤物貴身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貞欲

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志在守僕養素全貞老子曰

僕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僕質也

精誠之曰余不敏好善聞人謂與呂安交也左傳曰吳公子

志也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王之敗屢增惟塵也左氏傳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

賀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

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實實鄭玄大人含弘藏垢懷

恥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享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民之

多僻政不由已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僻鄭玄曰民行

語曰為惟此孺心顯明臧否曰惟發論辭也郭璞爾雅注

仁由已曰惟此孺心顯明臧否曰惟發論辭也郭璞爾雅注

於予小子未可知曰惟此孺心顯明臧否曰惟發論辭也郭璞爾雅注

曰痛歐傷也曰惟此孺心顯明臧否曰惟發論辭也郭璞爾雅注

義曰以杖歐擊人曰惟此孺心顯明臧否曰惟發論辭也郭璞爾雅注

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蓬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

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仲尼

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昔慙柳惠今愧孫登西征賦魏氏

傷者亦不能致傷也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東欲與之言登

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王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肉負宿心外慙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

惟君朋戲毛詩曰每有良朋曰仰暮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

慙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曰仰暮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昔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

聘子其子真遂不誣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

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

曰司馬相如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

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

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雄室亡僖石之儲猶晏如也揚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嗟也毛詩曰之子不叔云如之匪降自天寔由頑踈毛詩

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

民為孽匪降自天嗚呼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注

皆背憎職競由人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荅之辭

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荅之辭

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

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陽貨曰日復問知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也免或為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萇詩傳曰沮澡身滄浪

寃非也豈云能補浪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劉歆嗷嗷鳴鴈奮翼北遊嗷嗷鳴鴈奮翼北遊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離離鳴鴈管于相公曰夫鴻秋

南而不嗟我憤歎曾莫能傳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事與

失時

願遠邁茲淹留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善莫近名

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善莫近名

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

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

生可為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

孝矣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世務紛紜

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祇攬予情漢書曰祇攬我心攬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

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成無行所悔王肅曰煌煌

靈芝一年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

何為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生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

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

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永嘯長吟頌性養壽杜篤連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頌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

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

外傍情斯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憫借問歎者

誰言是客子妻居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

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爾

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入君君懷良

不聞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

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

下住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復棄中國去遠身適

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蠶爾親戚對我悲朋友相

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

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未知身死處何能兩

相完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

岸迴者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

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

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流山岨有餘曠

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

文子曰鳥飛之故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

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露衣裨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

孺子不覺沾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

師消靜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

坐撫琴何為絲桐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臧榮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

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

壘壘塚相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

次之鬼膺膺文陵又曰葬光武帝于原陵毛萇曰膺膺肥美也

漢書曰武帝于原陵毛萇曰膺膺肥美也

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

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張釋之曰假令愚

人取長陵一坏土何如漢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

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

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王

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

掠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

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送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

園廢而為墟爾雅曰墉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文為板五

堵為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闕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頽隴並銀發萌隳燬

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駸駸發爾私鄭玄曰駸疾也發

悉為農郊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

以勝萌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踟躕而歌其上行

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

風蕭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

謂之寒蟬楚辭曰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曰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

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陸道也孔安國顧望無所見惟覩

松柏陰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禮記曰草木

蕭謂枝葉也 仰聽離鴻鳴 俯聞蜻蛉吟 吟蟋蟀也 蛭名俗謂之蜻蛉 蟋蟀 哀人易感傷 觸物增悲心

秦嘉答婦詩曰 丘隴日已遠 纏綿彌思深 古詩曰相去日 哀人易感傷 觸物增悲心

我白頭登樓賦曰 徘徊向長風 淚下露衣衿 楚辭曰想長 誰憂思之可任

思好度踏高蹤 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 古詩曰座中何 哀人易感傷 觸物增悲心

日泣歎歛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 風俗通曰慎終悼 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 寒暑忽流易 荏苒猶漸也 冉冉歲月流 藐也

易即之子歸 窮泉重壤永幽隔 于歸百兩御之 琴賦曰披 寒暑之子歸 窮泉重壤永幽隔 于歸百兩御之 琴賦曰披

重壤以私懷 誰克從淹留 亦何難 神女賦曰情獨私懷 誰 誕載以私懷 誰克從淹留 亦何難 神女賦曰情獨私懷 誰

也楚辭曰倚 俛俛恭朝命 迴心厥初 役不敢告勞 役謂所 躊躇以淹留 俛俛恭朝命 迴心厥初 役不敢告勞 役謂所

任也王充論衡 望廬思其人 入室想所歷 家語孔子曰思其 曰充罷州後 望廬思其人 入室想所歷 家語孔子曰思其

歷過惟屏無鬢 翰墨有餘迹 廣雅曰帷帳也 聲類作 也歸田賦曰揮 流芳未及歇 遺挂猶在壁 洛神賦曰步 翰墨以奮藻 流芳未及歇 遺挂猶在壁 洛神賦曰步

日挂悵恍如 或存周遑 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 如彼翰林鳥 懸也悵恍如 或存周遑 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 如彼翰林鳥

雙栖一朝隻 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 或飛疾天 王彌周 禽即雙如 彼遊川魚 比目中路折 爾雅曰東方有比 栖禽也 如彼遊川魚 比目中路折 爾雅曰東方有比

綠隳來晨雷 雷承檐滴 屋承水也 寢息何時忘 沉憂日盈積 宋玉笛賦曰武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宋玉笛賦曰武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穀發沉憂結 庶幾有時衰 莊缶猶可擊 郭璞爾雅注曰

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
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
嘯噉隨而哭之自以爲乎不通乎故止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

節闌秋風爲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節闌文頴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凜凜涼

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也豈曰無重續誰與

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與同朗月何

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展轉躬枕席長筆竟牀空

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

獨無李氏靈髮髯覩爾容相子新論曰武帝

不覺涕霑曾漢書公孫攬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

露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

輿目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

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賦詩欲言志此志難

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

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

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

曰天之運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凄凄朝露凝烈烈

居他帳遇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

夕風厲

毛詩曰秋風淒淒又曰冬烈烈飄風發發

奈何悼淑儷儀容未潛翳

左氏傳施氏婦曰已不能庇其仇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貌我緬矣念此如昨

日誰知己卒歲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改服從朝政哀

心寄私制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毛詩箋曰幃床帳

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陳也引 豐豐暮月周戚戚彌相愍 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悲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詩曰涕既隕之 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 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 徘徊墟墓間欲去

後不忍 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

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 落葉委埏側枯荻帶墳隅 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也方言曰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

辭曰魂煢煢 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 見上文 誰謂帝宮

遠路極悲有餘 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

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蕃而高祖崩廬

陵聰敏好文常與陵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

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

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殺廬陵也後

有譏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為墟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

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曰

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如春言懷君

子沉痛結中腸

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道消結憤懣運開

申悲涼

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綠

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涕海內悲

神期恒若在德音初不忘家語曰今

三正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徂謝易永久松栢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

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

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高祖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一老父來吊其天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

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劍已見

老者彭誠之隱人也

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平生疑若

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人通蔽互相妨苦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

戎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

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

蔽者

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博瑕善夏候玄亦親常調馭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

本必勝我識減我耳瑕難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

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後子等為貴脆促良可哀夫

枉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良甚一隨往化滅安用

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

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義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

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

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冬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

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卓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

園瑩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逮事休命始投迹階

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

夫揚于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爾德時無

陪無卿鄭玄毛詩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成輕服服事也早

箴曰迴首曰顧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思厚故以養生之成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

悔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

之悔矣周易曰否之道長小人道消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

并孝經鈞命決曰勑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德論曰

宗宋均曰應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論語糾滑識曰漸

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

西寢伏軫出東壙西寢廟在西也論語也莊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

東壙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漢陵色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松風遵路急山烟昌壙生秦晉之間塚謂之壙皇心憑

容物民思被歌聲旋載容依彼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

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萬紀載絃吹千載

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由歌者所以發德也

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天子各有建也

帝世遠已同淪化萌遠而帝澤故天威靈若

化之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廣曰介時發

萌也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也王武子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

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導

同謝謚議銅雀臺詩一首魏志曰建安十五年

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

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補之屬

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

總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

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非幹許慎曰皆屋構筋鬱鬱西

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

楚辭曰心嬋媛而傷懷玉座猶寂漠况廼妾身輕類曰假

兮王逸曰心嬋媛牽引也

威出座王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漢射范雲卒

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風

任彦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彦昇樂安人年四歲誦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

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在氏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

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

史記范曄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待時屬興

運王佐俟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

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曰楚子

使叔平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攜手道衰孽

接景事休明

袁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

抱朴子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

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

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傳暢讚

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傳暢讚

字濬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彦

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

部尚書又曰昉為東廡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之狂

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臺伊人有涇渭

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伊人有涇渭

非余揚濁清伊人謂范雲也線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

生能揚清激濁毛詩曰涇以渭濁涇流非其止

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將車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言將車之初不忍便訣欲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

少須以遺離曠之情也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

恨萬已矣平生事誅歌盈篋哥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

復相嘲譎常與虛舟值也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朝亦啁

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與子

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與子

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弗觀朱

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頹醜寧知安歌日

非君撒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

齊撤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

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 晉官名曰蔡陸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

交云祖言夙舊邦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舟翩翩

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與方同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

賦曰懼荒慨我懷慕君子所同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

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濟岱江行邈焉異處濟

近兖州子篤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

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

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曰瞻望弗及佇立

所務非此曰瞻望遐路允企伊佇以毛詩曰瞻望予望之鄭

玄曰跋足可以望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左氏傳申豐曰春

見之跋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左氏傳申豐曰春

無淒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

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荀非鴻鵠孰能飛翻之毛詩曰匪

加歸鴈之上軒飛貌法言曰夫進也者

鶉匪為翰飛戾天雖則追慕予思罔宣進於道慕於德尚

毛萇注曰鶉鶉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進於道慕於德尚

書曰予思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日率

日孜孜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日率

彼淮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

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

固之左氏傳曰先農之使也荀林父止之何以贈行言授

斯詩晏子春秋曰曾不特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

子馬願子剋求所湛貨以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

泣血漣漣如杜預左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投如之何勿思

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投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宗守盪失越用道

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遷于荆楚在漳

孔安國尚書注曰違避也注遷于荆楚在漳

之湄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在漳之湄亦尅晏處劉歆七

處從容和通篋墳比德車軌毛詩曰伯氏吹篋

觀詩書和通篋墳比德車軌毛詩曰伯氏吹篋

獲笑語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讒言厥緒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尚雖曰無讒言時不我已鄭玄毛詩箋同心離

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辭

大也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我思弗及載坐載

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

之何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嫵

婉胡不懷而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

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

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求歎良人在外誰佐天

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永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四國

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

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

注曰虔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

敬也德柔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

悠澹澹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

相接唐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

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音詩曰皎

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爾有遺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一首

四言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荆州從事

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

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貌

君子于征爰聘

西隣

毛詩曰之子于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楚辭曰伊爾行

思兮往古爾行

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賢錯說申輔

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延陵

有作僑肱是與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肱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

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既慎

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華喻兒越絕書子胥

始知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

褐荷名

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天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

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
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
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掩王東
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
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早天子以干其不
樣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
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常昭曰董褐
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言也故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構患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
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
定獲於琅邪王與大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
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
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魚道殺子胥之父
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
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
年也齊楚於相伐也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
怨遂舉兵相伐也

倫有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
要

哉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

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

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二邦若否職汝之由國若懷

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

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

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

也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尚哉君子子異他仇傳楚

子水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誰不勤魚

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在舟為
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折
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

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沛豐

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翔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

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寒暑衆賓奮廣坐明燈熺炎熺炎

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燈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熺也熺大明

其功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萬舞于舞也金壘

舍其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瑶漿密夕實羽觴長夜忘歸

來聊且為大康康職思其居大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開之於師客歌

余嬰沉痾疾窳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久

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自夏涉冬彌曠十餘旬惟

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常恐游岱宗不復

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地孫也主召人魂所親一何篤

步趾慰我身左氏傳為塔強日清談同日夕情盼叙憂勤

念毛詩曰朝夕患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西隣素葉隨風

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論語曰子在川

畫夫不舍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誓師賦曰勉哉修令德北

田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焉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

秋自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秋毛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意

於滯翰毛詩曰不遑寐楚辭曰魂恍恍明鏡曜閨中清

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乃主應門雨

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

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

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

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揚沙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天風

積雪劉歆遂初賦曰漂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丹色

已見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與論立說結連君

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天子不知為丞相稱君侯大

之小臣信顏鹵僂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

歎詠之美僂僂已上上文論語曰參也魯魯與鹵同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

西掖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

入楚辭曰杼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

氣結不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

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賦曰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楚辭曰漂翻其上下乖人易感

動涕下與衿連仰視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長曰皦白日也楚辭兼燭八絃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孺曰晞白日方皎

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

曰無偏無陂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

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

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汜

所謂伊人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占詩曰青青園中葵

於焉嘉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

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

性疑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岳鄭玄毛詩

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

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

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風', '林', '山', '水']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虎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憲遷斥丘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 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憲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賦新裁六為吳王明中今一首

謝安二處曾為謝安對謝一首

天觀象士第一首

讀文選一首

讀文選一首

讀文選一首

讀文選一首

讀文選一首

讀文選一首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

者香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 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

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也明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自茲以降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與迎風高

中天 劉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

王築臺號曰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 兩雅曰扶搖謂之

室士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施也列

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禮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曰以

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抗慨有悲心典文自成篇曰說文

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也鄭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實幹

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也鄭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實幹

和氏之瑜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中左足

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

武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下石也明其右足成

其璞而得實焉遂名曰和氏之璧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

明音別孔安國尚書傳曰和氏之璧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

然漢書曰蕭育與朱博交往者有王陽真公故長安語曰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

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

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

破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

豐年穰穰亮懷瓊璫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猶也蒼頡篇曰

穰穰亮懷瓊璫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猶也蒼頡篇曰

行曰瓊璫美玉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瓊璫音煩杜親交義在敦

申章復何言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

贈丁義一首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漢書孝武傷李夫人凝霜依玉

除清風飄飛閣楚辭曰激疑霜之紛紛字書曰凝米堅也

除彤庭又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月浮雲

脩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雨自三日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王逸楚辭注曰委棄

已往為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師也毛詩曰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常情也狐白足禦

冬為念無衣客言服孤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

日公被孤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景公之時兩雪三日

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

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

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

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

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白借愛也子其寧

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

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祭也毛萇詩傳曰

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

匹儔乃我願執此鳥惜哉然楚辭曰已之思祭而無良會也賈

國策蘇代曰水字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物可戀顧望懷愁鄭玄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

毛詩箋曰回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楚詞曰

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重陰潤萬物何

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

憂毛詩曰我生之憂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

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

詩曰驅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毛萇詩傳曰涇渭壯哉

馬悠悠

帝王居住麗珠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

後漢書曰黃琬拜負闕出浮雲承露漿泰清西京賦曰園

豫州威邁百城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

廣雅曰挖摩也樂與挖同古字通皇佐太祖也

寧及太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也

忠楚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權家兵家也史記曰昌尚其事

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君子在末位不

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丁生怨

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俱非忠貞之

則惟有忠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襄使王襄作中和

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

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虎一首互言魏志曰楚王虎字朱虎

封楚樂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

馬王任城王與余祺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

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

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

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玉辭為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官出

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

遊將去汝舊疆鄆城也時植雖封雍立仍居鄆城清晨

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伊洛廣且深

欵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

長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顧瞻戀城關引領情內傷其詩一

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關左氏傳穆叔謂晉太谷何寒

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霖雨泥

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中濇

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蕭蕭兔置施於脩坂造雲日

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陂高崗我馬玄黃猶能進我

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黃以紆憂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

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詩

也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孤狸公羊傳曰蒼蠅

楚莊王伐鄭放平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

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

變亂善惡也廣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攬

曰搔首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秋

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原

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歸鳥赴喬

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尚

曰不遑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

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周

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帝植左氏傳曰

弟孤魂翔故城魏志城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曰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漢書

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年在桑榆間

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

影響人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

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嗟也丁元切聲類曰嗟心悲動

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

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

在遠分日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何必同衾慟然後展慤

勤毛詩曰抱衾與裯也憂思成疾亦無乃兒

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亦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媪曰

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

肉緣枝葉古詩又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

曰越軻長苦辛

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帝閼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

也魏武帝善哉神行曰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

痛哉世人見欺神行曰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

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

之壽久不過百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

執子之手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

報栢榮書曰君慎疾加飡重愛玉體杜預收淚即長路接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筆從此辭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鄭玄禮記注曰填蒲也毛詩吾

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

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

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

故舊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

君子義休倚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

一曰具也儲謂蓄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周易曰積善

慶孔安國尚書滄陽固大節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

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論衡曰

儒為世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舉

公穆舉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

也揚雄反騷曰素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楚王載繁

初貯厥麗服兮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

於雲夢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劉歆遂初賦曰

廣雅曰凌馳也屬上也風俗通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曰毛詩
子如南凌長阜北厲清渠楚辭注曰凌乘也王逸曰厲度也仰落驚鴻

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游咬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

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心

之憂矣永嘯長吟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詩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揮魚龍

澆潏山鳥群飛樂動聲儀曰澆潏賢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群鳴

我心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日將暮兮悵忘歸思我良

朋如渴如飢詩曰每有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

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願言不獲愴矣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秣之子于歸言秣

光華流磻平阜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目

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妙指俯仰自

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

道為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

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為得兔也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我郢

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郢人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斷之盡聖而鼻不傷匠石曰臣

夫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

則當能斷之雖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

微風動桂組帳高褰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周

農詞注曰以幕組結東玉璜為帷帳也王逸百酒盈樽莫與

交歡郭詩曰百酒欣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

瑟在御莫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

其臭如蘭同人之言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贈山濤一首

司馬紹統滅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

即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倚桐樹寄生於南岳倚桐處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

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蒼頡篇曰凌侵也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毛詩曰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

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新語曰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

倥偬困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為雲

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

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曠焉得成琴瑟何由揚

妙曲卿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貞冉冉三光馳逝

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

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

與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嘗

誰能證奇璞見上和已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濤

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

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

因若嬰綫為微纏文憲為可踰文憲其可踰乎禮記曰

綏纓鄭玄曰綫纓飾也周易曰繫

餘廣雅曰恬靜也蒼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

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愉樂

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自昔同寮案於今

比園廬帝崩華為太子少傳然考手其時事正相接故曰武

同寮也左氏傳曰先箴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注曰園

廬舊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言日夕將暮已已衰也

抱杖臨清渠鍾會遺策賦屬耳聽鸞鳴流目翫儵魚毛詩

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文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

曰鸞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

儻魚出遊從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陳廣曰此金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陳廣曰此金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陳廣曰此金容是魚樂也

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群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群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李陵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虛恬竊所好文學少

有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虛恬竊所好文學少

所經楚辭曰漠虛黍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

既西傾日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

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

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是用感嘉貺寫心出夕惕若屬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發篇雖溫麗無乃遠其情西都賦

篇章漢書曰嘉貺益腴帝發篇雖溫麗無乃遠其情西都賦

甚弘麗溫雅曰遠背也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

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

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詩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温和俯臨

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延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減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

無謂富無謂貧有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

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在昔同班司今者並

園墟張同班司已見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

初賦曰綜理事也劉歆遂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

踏躑躅也曰躑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大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

贈馮文憲遷斥丘令一首

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關駟十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禮栗氏量銘曰

求可以為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

人立法也奄火也尚書曰萬邦黎獻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

子國儲以對閭明明在上有集惟茲其一毛詩曰明明奕

奕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

蹈也言信德蹈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

懿和之風爾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

也崇高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天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敢

翼江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江潭有命集止

翻飛自南集周易曰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幽谷及

爾同林謂俱為洗馬也毛詩曰出幽谷遷于喬木雙情

交映遺物識心猶照也映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言靡哲不

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頰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弁

實惟伊何毛荏曰頰弁免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上文杜

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頰立藥切與跬同音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

雅曰曠世歷年廣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之心

言其臭如蘭群黎未綏帝用勤止羣黎為之不康毛詩曰文王

既勤止我我求明德肆子百里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

應受之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

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乃眷北徂對揚帝

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

祉其五毛詩曰既受帝祉顧又曰對揚疇昔之游好合纏綿

在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借曰未洽

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踏高縱借曰未洽

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居陪華慳出從朱輪應據與趙叔

華慳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鄭

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玄禮儀

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

諫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項領四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廣雅曰質

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懷思也否泰苟殊窮

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

注曰違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

異也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逝將去我陟彼朔垂去逝將

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非子之念心孰為

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悲其

答賈長淵一首四言并序王隱晉書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賈長淵以散

騎侍東宮積年高誘曰前駭也先或作洗余出補吳王郎

中令減榮緒晉書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也元康

六年入為尚書郎減榮緒晉書曰機為郎中令也魯公贈詩一篇作此

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

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

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太史記

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一楚辭曰

長無絕兮終古崇替是乎有數帝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

氏傳曰有微子之在漢之季皇綱幅裂

也曰網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

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亂雄臣馳驚義夫赴節

馳驚而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

氏傳曰政說文曰揮奮也左王室之亂靡邦不泯

國不泯也如彼豎景曾不可振

也乃春三哲俾乂斯民

也治啓土雖難敗物承天

曰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爰茲有魏即宮天邑

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

于敢求爾于天邑

于戈載揚俎豆載戢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霸德黃祚告釁

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

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

孟于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

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位焉

我皇登禪

帝為陳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後稽顙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率土

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率土

詩曰宅殷土之濱芒芒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又曰率土之濱

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惟公太宰光翼二祖滅榮

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王君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滅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

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

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

朝既建淑問戕戕謂愷懷太子也毛詩曰俾侯于魯東

毛詩曰我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

及以滌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

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魯公戾止衮服委蛇毛詩

侯戾止爾惟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恩媚皇儲高步承

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華其七王隱晉書曰謚以賈后之妹了數入宮與愷懷處

儲嗣君承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

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年殊志比服舛義

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淳跨三春情固二秋八其祗承望

命出納無違尚書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

蕃朝吳也紫微至尊升陞秘閣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

尚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

分索則易携手實難鄭玄禮記注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

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劭漢書

也韋昭曰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蔚文兒周易曰君子

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力且切協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

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

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

詠賈成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下

踰境毛詩曰民之胥好狂狷厲聖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儀石上

言人之自勗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行

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予聞子命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

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陸士衡

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

詩曰駕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

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通說文曰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

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

天工紆鬱已見上文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佇眇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

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

承明子棄子毛詩曰棄子如遺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曄後

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繞

泣血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往歡已絕

也楚辭曰歆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

歸樂導渚舒翹謂鴻導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翹之

黃鵠一遠別鄺炎詩曰舒吾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

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

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望舒離金虎屏翳

重陰望舒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

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紫鵠為虎首孔安國尚書

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

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風

屏翳兩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

迺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傳中豐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羽扇賦衾感物百憂生纏綿並與子隔

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恐季孫

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毛詩曰仲山甫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

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

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

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王逸楚

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沉稼湮

梁頰流民沂荆徐廣雅曰湮沒也梁頰二地名也毛春言

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

趙孟館於雒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用明德胡廣書曰發迹

建鴻德流清風

為吳王郎中令南齊

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齊

安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後

嶺云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遠

劉向上疏曰其延壽懸旌萬里之外

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高山安

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辯異傳遊曰衆星累累

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集云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

宦子辛苦誰為心漢書薄昭與淮南

陰楚辭曰時髮第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

父祖葬為穀梁傳曰水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老子曰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樂

邪曰心之精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膺多福

言思子嵇康贈秀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

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

子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

於韓詩曰為得諼草言斯言豈虛作思烏有悲音

切全

陸士衡

繫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四子講論德曰繫身脩思吊魏

書省亦為秘閣說文曰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

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

遑假寐瞑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駕言已見上文毛詩

古眠字

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甚早也逍遙春玉圃躡躡千畝田

與躡躡同禮記曰洛陽宮有春王躡躡陽回渠繞曲陌通波扶

直阡風俗通曰南北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農

雅曰顛余固水鄉士摠轡臨清淵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

池家語孔子曰善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君戚

御者正身以摠轡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毛萇詩傳脩身悼憂苦感念同

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懷子見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為

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闈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

借問歎何為佳人耿天末西京賦曰眇遊宦久不歸山

川脩且闊遊宦已見上文形影參商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產

有二子伯曰關伯李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

相征討后帝不城遷關伯于商丘主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離合非有常

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

譬彼弦與括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

會與弦願保金石軀慰妻長飢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

長飢渴長飢渴贈馮文懸一首五言

陸士衡

青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華已見上文村翼同枝條翻飛

各異尋班固漢書曰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莊子曰顛

之巔巢折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見上文發軔清洛汭

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陰佇立望朔塗

悠悠迥且深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望王

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詩曰晨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吟張平子言酸者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之

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百夫子茂遠猷款誠子之來之

寄惠音尚書曰遠尔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好色賦曰繁齋侯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

長詩曰我心憂傷悲如擣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晉之問或曰怨悲如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已言

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逝機自謂

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安得携手俱契闊成駢服毛詩

也說文曰駢駢傍馮也鄭玄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中央夾轅

為賈謚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煜兩儀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以書契又曰古者包

情包儀即伏犧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魏絳

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遠貌也毛詩神農更王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曰芒芒遠貌也毛詩

轅承紀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

五行更王終畫野離疆爰封衆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壘

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夏啟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得其性者一十四人

詩曰赫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

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初生自士沮漆六國謂韓燕

楚魏齊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

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子嬰面觀漢祖膺圖

膺圖子嬰漢祖

曰大魏靈獻微弱在涅則渝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

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

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

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

風遐揚始乃統天典引曰仁哉

土歸疆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

璧已見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

後光耀明臣攢曰長離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爾殷鶴鳴九臯猶載厥聲于天又曰鶴鳴九臯聲聞

隅播名上京沮授謂遠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孔

安國尚書傳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臧榮緒晉書曰大

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撫儲皇之選實簡惟

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矣必之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

世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

君自東曰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

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畧曰鞞以象裳色如

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

同開鎮我北壇毛詩曰大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桑梓已見上

吳王郎也或云國官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

左舍天子而仕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庚桑

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

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

然自逸廊廟惟情俊又是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

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觀之所故

曰俊入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擢拔也齊轡群龍光讚納言謂為尚

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子得悉統之以羣龍韋昭

言如今尚書官機為帥故曰光優遊省闈班華軒其八

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班筆持牘昔余與子縉

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縉東朝左氏傳臧昭伯曰縉雖禮以賓情通友僚嬉娛絲

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脩

日朗月携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群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

詩曰自我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

見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

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發言為詩俟望好音

南稱甘度北則橙故言甘以移植而淮南子名恐人徙居而髮前

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其十一鄭

曰崇猶尊也擊伯陵峇司馬遷書曰有建者建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正叔少有清才初

仕佐終 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馬左氏曰東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札也

莫不令德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德建 章臺集詩

高梯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 荅賓戲曰惜翰林以為

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玉以瑜潤隋以光融

史也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而澤仁也 瑜不揜瑕忠也

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 隋隋珠已見上文 杜預左氏傳注

爾乃漸上京羽儀儲宮 周易曰鴻漸于陸 玩爾清藻味

爾芳風 碑曰秀不實 振芳風 沫之彌廣 挹之彌沖 其二 毛

之廣矣 泳之游之 滿若冲 字書曰冲 猶虛也 曰挹 岷山何有有

瑶有珉 新序晉平公嘆曰夫劍產於越 珠產江漢 玉產岷山

此三寶皆無足而致 今君荀好士則賢士及爾同僚 具惟

近臣 已見上 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東賦曰具

惟帝臣 國語 予涉素秋 子登青春 素秋喻老 青喻少也

曰大畜剛健篤實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毛詩曰采繁祁祁

也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

曰爾諧惟主卿士 尚書帝曰爾諧 俯僂從命爰恤奚喜 其四左氏

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

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我車既中我馬既秣 周禮

下大夫二人鄭玄曰文中星陳夙駕載脂載韉 尚書大傳八

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 婉孌二宮徘徊殿閣醪澄

莫饗孰慰飢渴 子思謂魯穆公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 昔子

忝私貽我蕙蘭 陸集有贈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徂東謂適

曰駕言徂東又寸畧惟實豈無瓊璫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

難得而易大也說文曰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其六毛詩曰

畧景也瓊璫美玉也 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其六毛詩曰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處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 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亶父期

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 巫馬期以

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

者固逸說苑曰子竒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

遣使追者返曰子竒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竒至

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相

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 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

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

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武城聞弦歌之聲孔

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驥龍喻弱冠步鼎

鉉既立宰三河
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

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書曰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

流聲馥秋蘭擣藻艷春華
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

說文曰擣舒也擣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風俗通曰大

藻春華已見上文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得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
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遊鱗

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

膏蘭孰為銷濟治由賢能
漢書曰薰以香自燒膏以父老來弔王

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

禮門漢官儀曰夔屈固小徃龍翔迺大來
周易曰尺蠖之

御史為憲臺也夔屈固小徃龍翔迺大來
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徃大來吉郭協心毗聖世畢

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鄭玄曰毗輔

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長也', '人', '日', '事', '如']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恭機答傅咸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答兄機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答盧諶一首

并書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答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答靈運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傳長虞

王隱晉書曰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

校尉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咸榮緒晉書曰何國子祭酒

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王隱晉書曰王並並以明德見重

於世咸親之重之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情猶

同生義則師友

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何

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

漢書曰灌

甚無厭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繼而從之末由

左氏傳

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人相得歡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繼而從之末由

曰續綫從公無通內外歷試無效且有家艱諸尚書曰歷誠

未堪家多難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君韓詩章句曰云詞

也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寧春秋合誠圖曰北長其星

七在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襄曰赫赫

之明也赫赫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

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雙鷗鳥遊蘭渚二離

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雙鷗鳥遊蘭渚二離

揚清暉龍鷗鳳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

長離靈鳥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

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暉以四張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

耳璫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其豈不

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哀陽

之趾振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

越春秋大夫種牛以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魚食也莊子曰

任公為大鈞擣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

不爭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遠槁葉自喻也毛詩曰藜

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者遠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詩

去汝毛長詩傳曰遠離也遠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詩

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

若尸矣毛詩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

孔子曰儒有華門圭竇毛詩曰必之洋進則無云補退則

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怨未有云但願隆弘

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

三

美玉度日清夷

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袂服摘豐掩其弘

度式如至式如金仲長

子冒言曰警蹕清夷

言五

郭泰機

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

施用之才而况沉淪不能自技於世余雖

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後文辭所了

皜皜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

崔駰七言曰皜皜練絲退濁汙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曹植關君賦曰願同衾於寒女天寒知運速况復鴈

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衣工秉刀

尺弃我忽若遺

秉尺持刀毛詩曰張衡鵲體賦曰飛鋒曜景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忘已及物取之於

近乎周易曰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彦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亦云為彦先然此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

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山河

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

毛詩曰西人之子祭祭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雅步擢纖腰

巧笑發皓齒詩曰雅開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曰擢引也毛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出戰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

國語注曰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

紀猶錄也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

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

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忘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

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

三為祭賈逵曰祭亦美貌西城善雅儻章饒清彈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

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

秋傳隆議曰其摠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鼓簧神女賦

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賦曰清廟之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

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袂如迴雪拂徊相侔若電伐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洛神賦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

謳於秦清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知音世所希

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措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

曰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

問此玄龍之色讚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及先贈婦詩曰

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揔章官人時暮復何言華落理

必賤毛詩序曰華落吞兄機一首五言陸士龍士衡前為太子洗馬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慙焉傷

子建送應氏詩長街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機詩曰指塗悲

足毛詩曰念彼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已心有絕濟

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已心有絕濟

河梁而可涉也常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

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

董仲對策曰天地之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已

常經古今之通義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已

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

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沉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

也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星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也商辰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

答張士然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新序

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

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

曰哀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脩路無窮迹

并邑自相循循從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百城各

異俗千室非良隣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

謂吳漢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髮髯眼中

人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鬻鬻以遙見魏

梓風也又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憶桑靡靡日夜遠眷眷

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古詩曰轆軻長辛苦

蒼廬謀四言并序

劉越石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及覆

不能釋乎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

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

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

曠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愛列子曰身非

反也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或輕之而薄此似

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是非信真

矣哀矣樂之謂也自頃輒張困於逆亂輒張驚

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崔

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於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

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塊

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時復相與舉觴對膝

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

時晝夜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九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

也終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

之璧為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淮南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和氏之璧

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和氏之璧

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

後知聘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傳孔安國尚書昔

驥倚軒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

驥駕監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

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尼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

乎思玄賦曰馬倚軒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軒轅也古

今地名曰冥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

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急也孔融薦禰百里奚愚於虞

衡表曰飛兔騾馭良樂之所急也

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

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今君遇之矣勗之而

已傳孔安國尚書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周禮注

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稍肯稱其意

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琨頓首頓首

厄運故述喪亂

厄運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

亢龍有悔盈乾象棟傾坤儀舟覆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厥焉戰國策或謂公橫厲糾紛群妖

叔也棟折榱崩僑將厥焉戰國策或謂公橫厲糾紛群妖

競逐辭曰擢舟航以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

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崑

崑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

離彼稷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二左氏傳曰相

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

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謂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福善禍淫

劉聰義英藻夏落毒卉冬敷英藻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

謂晉室英藻夏落毒卉冬敷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

草以配忠貞惡禽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兇

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出於押龜玉毀於

積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芻狗之談其最得手其

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手其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

與談老者不同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

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弱弗克負荷為京兆尹軟弱不勝

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愆豐仍彰榮寵屢加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愆豐仍彰榮寵屢加

孔安國尚書傳曰譽過也杜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威之不

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杜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建謂聰

所敗而父遇害也凶播杜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建謂聰

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忠墮于國孝愆

于家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

之積如彼山河曰言高深也毛詩斯豐之深終莫能磨其三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尚白圭之玷郁穆舊姻媿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媿妻

節簡朝採爾實夕持爾竿字材曰竿木切竿翠豐尋逸珠

盈椀豐言本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

也寔消我憂憂意用綏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

逝將已見上丈白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

棘春林以喻匹也有鳥翻飛不違休息鳥謂鳳以喻誌也

惟鳥秋棘棍自喻也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

食竹實曰鳳皇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

職其六毛詩曰敬之敬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鍾氏春秋曰

也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文以明言言以暢神

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

子曰言說者情之尊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

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澄醪覆觴絲竹生塵

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啓幄無談賓謂文也既孤

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

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資

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資

忠履信武烈文昭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

武烈曹植今曰相者於弓驛驛與馬翹翹孟子曰夫招大

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於弓驛驛與馬翹翹夫以於左氏傳

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乃奮

翹翹遠也毛詩曰驛驛角弓毛萇曰驛驛調利也

長縻是轡是鑣廣雅曰縻索也說文何以贈子竭心公朝

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何以敘懷引

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

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

重贈盧諶一首

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畧

以常詞酬現

劉越石

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璆懸壁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

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史記

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麗非

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濱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

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

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

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

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

攀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

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鉤而使管苟能隆二伯

安問黨與讎謂五賢讐謂射鉤也中夜撫枕歎想與數

子游陳謀以靜亂故已下也言數子皆能吾衰久矣夫何其

不夢周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西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

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

沾袍泣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

陽西流喻將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建業注曰建功業夕

也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狹路傾華蓋

駭駟摧雙輶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

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

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諶稟性短弱當世

罕任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退鬼谷

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退則能靜也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也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

之善鳴之分莊子曰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

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先生將

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

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

謂已所卷異遠子愚殊甯生論語子曰遠伯玉邦無道可

道則匠者時時不免饌賓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

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嘗自思惟因緣

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驥同仕眷切嘗自思惟因緣

運會得蒙接事宋袁保乾圖注曰五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斤尊者故假

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

杜預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

曰彼侯人刺近小人也詩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

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加以待

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厠燕私之觀廣雅曰款

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網繆之旨有

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網繆之旨有

同骨肉毛詩曰綱繆束薪綱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

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昔聶政殉嚴

之親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聶政已見西征賦荆意氣之間靡

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勿頸楚辭曰子

靡古雖微達節謂之可庶見上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

字通

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

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事與願違當忝

外役遠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

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揚朱興哀始素終

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南

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鄭

也廣雅注曰致猶會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

哉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先謂

也今謂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易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周易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

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

言言不盡意

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德

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

以據其所抱而已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挹若公

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

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達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聲儀

珠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爾雅曰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振厥

施維光闡遠韻帝昭漢書注曰施廢也蒼頡有來斯雍至

止伊順雅至詩曰有來維三台擗初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

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舍學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

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

肅王命仲山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

父將之也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現之德苟不異於昔賢

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

世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加其忠貞宣其微猷傳荀息曰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伊謚陋宗昔講嘉惠

爾雅曰嘉惠述暢往事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

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申以婚姻著以累世曰相好戮力

孔融謂李膺曰婚姻范曄後漢書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

語皆如樂之契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

也說文曰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劉聰所敗也左氏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

而德計也聲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

重與曹丕書曰雖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謀父為仰

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大鈞載運良辰遂往

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瞻彼日月迅過

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

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

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

也爾雅曰疇曩伊何逝者彌踈呂氏春秋曰死者温温恭

人慎終如初恭人謂規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覽彼遺

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謚父之言

謂來由曰節省浮費賤郵窮孤樛木喻規也詩曰南有樛

木葛藟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微也猶葉不雲布華不星燭

書曰雲承伴乍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

韓子曰楚子和氏得璞玉於眷同允良用乏驥駮其七左

楚山之中和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允良用乏驥駮其七左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同古字通承亦既篤眷

亦既親飾獎駕猥方駕駿珍記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

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認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養鄭

寶也珍弼諧靡成良謨莫陳尚書曰謨無覲孤趙有與五臣

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

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羈

致切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

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也綢繆委心

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尤彼意氣使是

節士言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

志士勉昂有鴻漸浮雲之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

思情以體信趣舍固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

身合不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

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

也日殫效忠飛聲有漢金日磾曰盡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

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

寇挫民阜周禮曰阜人民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

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祿上懼任大下欣施厚

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實祗高明敢忘所守其

以善名終也高胡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相彼反哺尚

在翔禽毛詩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矣孰是人斯而忍斯

心斯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每憑山海庶覲高

深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大山不讓土壤遐眺存亡

緬成飛沉注其十三章昭國語長徽已纓逝將徒舉長徽已

周易曰繫用微纆說文曰嬰繞也收跡西踐銜哀東顧鄭

迴首曰顧毛詩箋曰顧曷云塗遼曾不咫尺賈逵國語注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緜緜女蘿

施于松標女蘿自翳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與女稟澤共

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

弱易彫操被織質承此衝颺其十五颺喻亂也鹽鐵論織

質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粗者也可

禮以意致者物精者也鄭玄不見得魚亦忘厥餌莊子曰筌也

者所以得魚也得意而忘筌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

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

命論之外不亦過乎王先民願意潛山隱机毛詩曰先民有

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

燥無求於和自附衆美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

事與願違故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理被謗也臧榮緒晉

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惟同

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

大觀萬殊一轍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

同也淮南子曰死生既齊榮辱奚別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萬殊為一也

齊王仲宣七釋曰均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玄道也張衡玄

同死生混齊榮辱也均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玄道也張衡玄

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為禍

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福先福為禍堂天地盈虛

寒暑周廻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暑來暑往則寒來則暑夫差不

祀釁在勝齊以喻聰也史記吳王夫差伐齊敗於艾

也句踐作伯邾自會稽平吳周元王使吳人賜勾踐胙九命

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邀突達度唯道是杖謂混也形有

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如川之流如淵

之量見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

上私棟隆下塞民望也鄭玄禮記注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

廣謂晉侯曰夫君神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五言集曰典溫太真崔道儒何

盧子諒崔悅字道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上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

林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建說文曰漠北方廣沙也曹子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厲疾

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

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建應詔詩曰良儔不獲偕舒情將言訴楚辭曰向長遠念

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李牧鎮邊城荒

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

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說文曰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

懷念思也趙奢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解開與羈旅及寬

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

策名委質恨以駕蹇姿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駕蹇之乘

貳乃辟也恨以駕蹇姿徒煩飛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矣何暇牧民譽左

通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矣何暇牧民譽左

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矣弛於負擔又曰倪寬以殿黜終

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

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特裁闊狹與民相

免皆怨矣之大家牛車小家擔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

漢書曰自武為大司空其所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

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禮記注曰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崔温也

禮記注曰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崔温也

素猶故也

答魏子悌一首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棗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

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班

力輝蒼蒼曰夜在肘後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及跡

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翻詩

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
人孟胥跪而對曰遊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
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
千里所恃者大翻耳皆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
加高損一把飛在其中矣將皆背之上食客門左右各千
人亦有六翻在其中矣將皆背之上食客門左右各千
蓋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鄰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
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網在危每同險處
繆思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在危每同險處
安不異易韻以赤切也協俱涉晉昌艱若更飛狐厄書曰惠
帶以教煌土界闊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向奴中即
將別領戶然時段匹彈為此職讓在彈所難斥言之故曰
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樊關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豈謂鄉曲譽謬充本
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州後燕月子曰幽州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碑乖離
令我感悲欣使情傷毛長詩傳曰傷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

骸隔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

積雅曰深也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隋侯珠已見上文荆

命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環溢金匱文璧世所

無

答靈運一首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

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

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忽獲愁霖唱

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

柳賦曰行旅仰而迴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長門賦曰

眷毛詩曰眷言顧之慢愚兮毛詩曰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

歌不寐如有殷憂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

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

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五言謝靈運贈宣遠序曰

月作安城其年夏贈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答棗道彦詩曰華宗誕

吾秀之子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

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網縲結風

微烟熅吐芳訊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

其羽可以為儀李頎阮夢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

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

曰雲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韞

臺也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韞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

事兄先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親親子敦余賢

鳴嚶嚶節玄曰其鳴也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

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言北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

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萎

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

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魚梁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

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履運傷荏苒尊塗歎

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

緬邈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熊詩曰遵塗遠蹈

又擬古詩曰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曰思我三稽康秀才詩

緬邈若飛沉曰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曰思我三稽康秀才詩

如何徐幹答劉楨詩曰我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毛詩

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量故言槩而願量鳥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

允彼桃蟲翻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迢遞封畿

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

假京洛而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賢愚異任是塗睽也

言之也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其四絲路或為蹊也

鍛翻周數仞漢書公孫攬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

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

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北者行九萬里斥鴳笑

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數仞而下此亦豈不識高遠遠方

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方也周易曰君子舍

之往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

窮也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量已畏友朋勇退不

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已畏友朋勇退不

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

也退行矣勵今猷寫誠酬來訊也補亡詩曰虞寫爾誠曹植

與吳重書曰得所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

來訊文采委曲致物於人尊之曰獻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也趣向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

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奉王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

英方自脩爾雅曰陶喜也哲兄感化別相送越垆林兄謂靈運也漢書谷

漢書注曰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補范曄後悽悽留子

元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化離慨其嘆矣飲餞

毛萇曰化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珣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迴塘隱艫拽遠望

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拽檝也靡靡即長路戚

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

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行行道轉遠去去情

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昨發浦陽溘今

宿浙江湄其五屬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

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

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浮氛晦崖巘

積素盛原疇爾雅曰重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

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

帝善哉行曰洋洋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孔叢子孔子

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蕭條洲渚際氣色少

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疾痲無萱將如何

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

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寒玉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一

漢書注曰哲兄感化別相送越垆林兄謂靈運也漢書谷

驚樂也毛萇曰化別也匹視切爾雅曰有女化離慨其嘆矣飲餞

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補范曄後悽悽留子

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迴塘隱艫拽遠望

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靡靡即長路戚

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

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行行道轉遠去去情

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昨發浦陽溘今

彌遲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上上上凡五上五上五上五上凡上尺 尺上尺上尺上尺 五上五尺上上上

上上尺五五尺尺 尺上尺上尺上 尺上尺上上上五上尺上尺 上上尺

上上尺 上上五上上 五上五 上尺上 五上五上 上上五上五上上

五上五上上 五上五上上尺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徵類延之為中書侍郎
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張良

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類奔人同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弟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

東山之志每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宣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形之於言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崙峯餘燎遂

而迴眷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投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

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叩從昆弟假貸

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緣因

也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也

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

正身以摠轡琴賦曰青壁萬尋巔列子曰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

難髮行歌而遊於堂下水性也楚辭曰馬有石林閩中

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馬有石林閩中安可

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

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而巳有道則見乃無道則左

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常昭漢書注曰蹟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蹟跌也論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蹟音致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盛明

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盛明

盪氛昏貞休康屯遭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道以康

屯遭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居尊位能休否也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

周易曰迪殊方感成貨微物豫采甄祚徐羨之等微靈運

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

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編國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

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感深操不固質弱易

能也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

板纏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

人質弱則陋於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在毛詩曰曾是

眾版纏猶牽引也款愛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

也款愛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仲長子曰曩久也謂久舊也

曰相造于水者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

穿池而養給也延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

延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且以永

日鄭玄曰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越曰願聞

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全性

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

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史記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

和之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

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柯長嶺川荀雍

太山羊疇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覲杪與子別山阿含酸

赴脩軫軫當為軫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萇詩

分也毛詩曰顧望脰未脄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

也脄與脄通文子集畧曰汀水際平也瘠疲隱汀絕望舟驚

棹逐驚流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言遠別已

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日落當棲

薄繫纜臨江樓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

望湖中左右豈惟夕情歛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淹留昔

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茲情已分慮况迺協

悲端悲哉秋之為氣也楚辭曰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

山峯郭璞曰山形長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蒼頡篇曰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脰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

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里高高入雲霓

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

淹僕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

白太似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巖壑

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

同與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一鄒陽上書曰濟濟令弟

史記蔡澤心宵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於天地之間而心遙
自得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夕慮曉月流朝

忘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

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山

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

篇遲猶思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

思面叙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

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猶復惠

來章祗足攬余思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

時其四陶喜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未交謂暮春氣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山挑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毛

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毛鳴嚶已

悅豫幽居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

陶乎予心頽厚有怵悵其五范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曄後漢

鄙恪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